

# 銅藝一絕烏銅走銀 技藝險湮滅 民間藏高手

很少有人知道，烏銅走銀曾經與早已聞名天下的景泰藍比肩齊名，並稱為「天下銅藝雙絕」；也很少有人知道，這一獨特的傳統製銅工藝曾經瀕臨滅絕，險成一段消失的文化記憶。作為雲南一項獨特的製銅工藝，烏銅走銀歷經近300年歷史，其工藝品卻藏世不多，如今能夠製作烏銅走銀的藝人更是屈指可數。而晉寧縣天城門村的袁昆林，歷盡艱辛將該項技藝傳承了下來，成為烏銅走銀民間高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八寶吉祥烏銅走銀如意。作品器形雍容華貴，紋飾瑰麗多彩，體現烏銅走銀（金）的傳統技藝，是烏銅走銀的代表作品，由袁昆林歷時3個月純手工製作，曾獲雲南首屆文博會金獎。



烏銅走銀以銅為胎，在胎上雕刻各種花紋圖案，然後將純銀（金）熔化後填入花紋圖案刻痕中，利用高溫和化學處理使銀（金）與銅融為一體，再經技術處理後，色彩古色古香、典雅別致。

記者走訪袁昆林設於晉寧縣城昆陽鎮的「藝翠金輝」銀樓，探訪袁氏家族三代傳承烏銅走銀的故事，現場見證烏銅走銀工藝製作工藝，領略烏銅走銀的華貴與瑰麗。

## 源遠流長袁氏三代傳手藝

雖然出生於烏銅走銀世家，但袁昆林第一次見到烏銅走銀製成品卻是在昆明街頭。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年幼的袁昆林隨父親到昆明走親戚，無意中看到一位老人叨着一支烏銅走銀的煙斗，打聽比較後得知，烏銅走銀製品的價格，遠高於銀及其它常見的金屬製品。

激動的父親才給袁昆林講起了那段塵封多年的「家族史」：袁家祖居出土古滇國大量青銅器的石寨山附近的天城門村，祖上以打製銀器為生。爺爺八九歲時即被送到昆明學習烏銅走銀製作工藝。由於烏銅走銀工藝素有「傳裡不傳外，傳男不傳女」的行規，爺爺的學藝異常艱難，連父親也只知道「娃娃都幫人家領了兩個」，才學藝歸來。

當時，烏銅走銀墨盒最受追捧，昆明的達官顯貴、學紳之士互贈最多的禮品就是烏銅走銀墨盒。最讓袁昆林自豪的是，爺爺在當時學藝的師傅家，就曾為黃埔軍校製作過一批作為獎品的烏銅走銀墨盒。

## 時運多舛家傳手藝險湮滅

袁家的手藝傳到了父親手上，卻遇上了一系列變故：先是「破四舊」，家裡收藏多年的烏銅走銀珍品和過去請畫師畫的素材等資料，全被付之一炬；後來，簡單的作坊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空有一身絕技的父親只好掙工分過活，烏銅走銀技藝也因此擱置了近20年。自從隨父親在昆明街頭見過烏銅走銀煙嘴，小小年紀的袁昆林像是入了魔，纏着父親要學這門技藝。

由於改革開放時局變化，烏銅走銀工藝已可走向市場且價格高於銀、銅、鋁等金屬製品，父親也欣然重操舊業，在製作產品中向袁昆林傳授手藝。然而，生活中從未受過父親打罵的袁昆林，卻在學藝中時時受到父親責罵，賭氣之下隨村中別人家編織篾籬錢。「那時正是青春，有強烈的逆反心理。」說起這段往事，袁昆林如

此解釋。似乎對烏銅走銀有着一種與生俱來的熱愛，編織篾籬僅3個月，袁昆林還是回到了父親身邊，繼續研習烏銅走銀手藝。

然而，此時的父親已對袁昆林失望，不願意再將這門家傳手藝傳給他，袁昆林只有以更加用心來打動父親。之後，用心一直是袁昆林鑽研這門技藝的秘訣之一。一頭扎進作坊，常常連飯都由妻子送來，還四處考察民間工藝，帶上作品走訪把玩過烏銅走銀的老人，讓他們一一指點得失；多年的實踐讓袁昆林感到，烏銅走銀的工藝價值不僅在於冶銅配方的掌握和胎原型的製作，還在於陰刻圖案是否美觀，於是他又開始學習美術知識……

## 走出桎梏 既傳外也傳女

烏銅走銀行當有行規「傳裡不傳外」、「傳男不傳女」、「技藝不出滇」。如今，袁昆林把作坊由偏遠的天城門村搬遷到了晉寧縣城，在街面租房經營烏銅走銀的同時，開辦了傳習館招徒授藝。其招收的4名弟子經3年學藝，如今已可單獨操作，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還有一名來自江蘇的女弟子。這不僅打破了「不傳外、不傳女」的禁忌，還突破了「技藝不出滇」的行規。

說起這些，袁昆林很坦然：「烏銅走銀手藝不僅僅是袁家的，更是民族的，應該發揚光大。」一番話由並不善言辭的袁昆林說出，讓記者也有些吃驚。不過，由其真誠的眼神不難看出，他是認真的。

袁昆林認為，「烏銅走銀曾經與景泰藍比肩齊名。景泰藍早已名滿天下，烏銅走銀卻仍藏於深閭，老規矩的約束是原因之一。」「於烏銅走銀而言，我只是一個過客。」袁昆林說，是時候打破老規矩的束縛了。他還要把自己的手藝傳給兩個女兒。17歲的大女兒明年就將高中畢業，袁昆林希望她能上藝術院校深造，為傳承烏銅走銀手藝打好美術、藝術方面的基礎；其大女兒的畫作有模有樣，小女兒也漸漸愛上了這一技藝，讓袁昆林甚是欣慰。

## 美在工藝繁複



■「古滇神韻」烏銅走銀酒具，配有壺一個，酒杯四隻。在傳統工藝上大膽創新，採用雙層胎製作方法，大大增加了工藝難度。



■風雨歸舟墨盒，將中國山水畫與烏銅走銀製作技藝完美結合，構圖線條流暢、細膩，細微之處刻畫得乾淨利落。

一件上好的烏銅走銀作品，從開始製作到最後成品，要經過選料、打磨、焊線等20餘道工序，缺一不可，其工藝之繁複、耗時之長，非常人可以想像。然而，僅僅從袁昆林為記者展示的幾道工序不難看出，最能體現烏銅走銀的工藝價值的，恰恰是繁複的工序和較長的製作時間。

在「世翠金輝」工作室，袁昆林向記者展示了4道工序。一是鑲片，事先冶煉而成的烏銅合金，經鐵錘敲打、碾壓等工序，鍛出所需長、寬、厚度均勻的烏銅片。二是鑿花，在烏銅片上鑿刻出各種各樣的圖案紋飾或書法文字，其鑿刻的深淺度則完全由製作者憑經驗掌握，在薄薄的烏銅片上雕刻花紋圖案，稍不留意就會將烏銅片刻穿，而用力力度還影響後續的打磨工序。其三為走銀，將銀屑填充到圖案凹處，形成走銀效果；最後是擦黑處理，袁昆林把玩一個已製作完成的酒壺介紹，擦黑是烏銅走銀的最後一道工序，也是烏銅走銀的神奇所在。

製作烏銅走銀是一項極為勞神的精細活，絕非短時間內即可完成。袁昆林正在打造的一件烏銅走銀花瓶作品，已前後經歷了7年，至今尚未全部完成。其原因是，狀態不佳、心情不好或偶感疲勞時，袁昆林絕不動手，只有在精神狀態最佳、心情最好、心無旁騖時，袁昆林才全身心投入製作。而這樣的狀態並非常有。

## 秘在工藝配方

眾所周知，銅為金黃色或黃中泛紅，而烏銅走銀之所以能將其變化為黑色，冶銅配方自然是奧妙所在。而關於其配方，還有一段無法考證的傳說：清雍正年間，某銅匠煉銅時無意將手上的金戒指滑落爐中，瞬間即熔。痛惜之餘，銅匠賭氣將爐周放置的一些銀、鋁等金屬全扔進爐裡。次日氣消心靜後去觀察時，卻發現爐中出現一種顏色黑亮的合金銅。之後試着這種合金銅製成銅器，每天不經意地玩一會兒，卻發現這件玩物漸漸黑亮，黃、白相間的不規則線條也愈來愈明顯。他仔細回想和琢磨，弄清了當初亂扔進爐子的金屬成分和比例，經反覆實驗和不斷研究，成就了一門獨特工藝。

袁昆林製作烏銅走銀的第一道工序便是冶煉烏銅合金，以優質銅與其他九種貴金屬冶煉，並且需要在冶銅過程中不同的溫度段，按比例投入不同的貴金屬，其合金的成分及冶煉方法秘不外傳，是烏銅走銀的神秘所在。上世紀末，曾有某貴金屬研究機構打算破譯其中密碼，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烏銅合金分析。遺憾的是，除了四種成分被分解出來以外，其餘成分均無法認定，其配方和冶煉方法仍不為外人所知。



■彩雲之南·秘境古滇賞瓶，高19CM，寬9.8CM，集梅瓶、觀音瓶綜合滇中地區瓶型特點，採用雙胎工藝製作。曾獲中國工藝美術精品博覽會金獎。

## 藝訊



## 中國旗袍融湘繡演繹「針尖上的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建花、董曉楠 湖南報道）中國江崖海水紋圖案、面料考究的宋錦和柞絲雙宮綢，配上立領旗袍裙，APEC上的「新中裝」穿出了中國文化的古韻典雅。當中國服飾符號旗袍「偶遇」精湛民間湘繡技藝，獨具韻味。日前，中國旗袍會「紅顏雅韻」湖南總會在湘授牌。中國旗袍會部分海外及國內區域總監到會分享旗袍文化在各地的回歸與發展。

和着輕緩的音樂，身着旗袍的女子緩緩走來，淡妝濃抹。青花紋飾、梅蘭竹菊，隱隱可現。水墨丹青間，吟詩作賦、撫琴弄茶，將中國傳統元素與旗袍文化奇妙相合。

中國旗袍會理事長、瑞士華僑汪泉在談及創立過程時說道，「旗袍蘊含的流動旋律，將中國女性傳統性格中的羞怯、內斂展現得淋漓盡致。我希望以旗袍這種行走的視覺藝術來闡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通過海內外的華人華僑，向世界傳遞這『針尖上的文化』，散播中華民族的獨特魅力。」湖南總會會長李佳薇稱，「都說湘女多情，相信不久便會在湘江沿岸看到風姿綽約的身影。」



■由左到右：黎黃詠賢、黎明、羅敏、王世杰。張岳悅攝

## 京港藝術聯展 宣揚愛與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岳悅）香港春潮畫會日前聯合北京YMCA白雪美術研究會，於早前假香港大會堂高座展覽館舉辦第五屆「聖經·愛」主題藝術展。是次展覽會共展出兩會會員作品一百多件，題材豐富多樣，包括人物、山水、花鳥、魚蟲、畜獸等，書畫作品琳瑯滿目，雕塑、拓印等各具特色，以不同的視角和表現方式，共同描繪和平共融的大愛。

愛是全人類與生俱來的共有本質情感，它可以跨越種族、宗教，穿越地域、時空。以藝術的方式表現愛的主題，正是人們美好情感的表達、傳遞與共享。香港春潮畫會會長黎明教授表示：「藝術無疆界，愛亦是如此。」縱觀展覽，各作品皆以愛為主題，如黎明的《猓憤情》展現兩隻黑猴相依偎的猓憤情深；李濱聲的《母愛》讚頌母親的偉大；黎文希的《相依相隨》表現愛情的美好等。

白雪美術研究會會長羅敏此次攜耶穌畫像《天海之間》等作品參展，他說：「以中國畫的形式描繪耶穌，是中西結合的展示，而我們研究會所崇尚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也是出自聖經。」除書畫作品外，展覽還有李筠華銅雕作品《父子》、鄒宏明的葫蘆雕畫《涵》等雕塑作品，更為形象立體地詮釋了各人對於愛的不同理解。

「春潮畫會」與「白雪研究會」已是第四次合作，曾多次在北京和香港兩地巡迴展覽。羅敏介紹說：「2013年『白雪』曾在北京主辦《美麗中國夢》全國社區書畫邀請展，『春潮』也全力支持，參展藝術家逾千人，盛況空前。兩會持續合作，不僅可以以藝會友、陶冶情操，更有利於兩地文化藝術的交流。」



■王建軍正在創作拓印作品。張岳悅攝